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一回 春蠶到死絲方盡

第二天一早，文祥還在床上高臥，胡灼就興沖沖地來了。「快走！我給你介紹一位好朋友！」文祥伸個懶腰，說：「老實說，我對什麼新朋友興趣不大。倒是昨天尊者一席話，加上這房子懸在半空中，讓我一夜沒睡好覺！」

胡灼說：「你以為我就睡得好？要知道，我已經活了六十年了！老天，幾乎是白活的！我把尊者說的話轉述給一位老友，談了一個晚上，他說非要認識你不可！」

文祥覺得奇怪：「認識我？該去認識尊者才是！」

胡灼說：「你是糊塗還是來頭太大了？不要說聆聽尊者開示，一般人修了幾十個輪迴，連親一下尊者腳趾的機會都沒有！」

文祥淡淡地說：「那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胡灼說：「對你或許沒什麼，我可是活了六十年，第一次有此殊榮！」

文祥知道又說錯話了，除了感情外，自己從來沒有看重過什麼。這種疏離的態度，恐怕別人要疑心自己太過驕傲了。

文祥慚容滿面，忙說：「胡小姐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請妳原諒。這幾年來，我很少與人交往，也不太在意身邊發生的事情。我已經有點思想麻痺了，有時我自己都在懷疑，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

胡灼問：「你找到答案了沒有？」

「很不幸，我還在尋找。」

「那我比你幸運，我認為我已經看到了。」

「啊？能不能分一點給我共享呢？」

「這就是我急著來找你的原因，」胡灼停了一會，試探地問道：「抱歉，你昨天告訴我說在開會前沒有事情的，是不是另外還有節目？」

「啊！沒有，我只是怕有朋友來找我。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，反正電腦會通知。」

「麻煩就在那位朋友反對用電腦。」

「反對用電腦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「是呀！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胡灼想了一想，問：「那你打算留下來等他？」

文祥說：「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有什麼方法能保持聯繫？」

胡灼說：「這個簡單，我們在門上裝個答錄影機就是。」

其實這也是一項電腦服務，卻與電腦沒有直接的關係。胡灼啟動服務目錄，選了答錄影機，將位置設定在門口，功能是問答錄影。

兩人走出房門，見門上有一個小窗，窗內有個文祥虛擬的影子。胡灼對影子說：「請問文祥先生在不在？」

那個虛影說：「我現在不在，請貴客留下聯絡方式！」那聲音維妙維肖，兩人聽了都笑了出來。

「怎麼樣？這樣放心了吧？」

文祥看了半天，最後笑著說：「看自己說自己不在，怪驚扭的。」

胡灼的那位朋友姓李，叫不俗，是個不修邊幅的人。一張長長的馬臉，兩道濃濃的眉毛，滿臉連腮的鬍子，剩下來的空間全給粗大的五官塞滿了。連他的聲音都好像擠塞在喉嚨裡，有如狂風颳枯枝，沙沙啞啞的。

「不公平！」李不俗把文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禁不住叫屈起來了：「不公平！我哪點比不上你？偏偏活佛就不來找我！」

「就憑你成天抱怨，活佛耳朵都要聾了！」

「聾了？那我抱怨的聲音再大一點！」

「李兄，你真的想見活佛？」文祥心想，說不定自己還可以賣一點面子。

「我想見活佛？」李不俗大笑起來。

「你不是剛剛還在抱怨嗎？」

「是呀！我是抱怨活佛怎麼不來找我！」

「為什麼活佛要來找你？」文祥越來越糊塗了。

「救他呀！讓他成佛呀！」李不俗笑道。

胡灼知道文祥是個死心眼，忙插口說：「老李，你怎麼一見面就開玩笑，人家對你一點都不瞭解！」

「是嗎？」李不俗瞪了胡灼一眼，說：「妳為什麼不先給我美言幾句？」

「美言？」胡灼忍不住笑了起來：「你夠美嗎？」

李不俗歎氣道：「我本來自以為很美的，昨夜被妳那阿彌陀佛一唸，我今天決定要出家做和尚了。阿彌陀佛！」

「做和尚？哼！」胡灼啐道：「我還以為你昨天已經成佛了！」

李不俗搖搖頭，說：「不錯！『明心見性，立地成佛』。只是我偏偏神魂顛倒，神佛不分。老實說，一時之間想通很容易，要做到明心見性卻難！難！難！」

文祥大有同感：「我沒有想過要成佛，昨天聽尊者一席話，表面上簡單得要命，可是再自我檢討一下，才發覺連一成都做不到！」

李不俗搖頭說：「我和你正相反，這些道理好像很難，可是我都做到了！」

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不好！不好！每次剛剛做到了，馬上又糊塗起來。」

胡灼不耐煩了：「老李，我好心給你介紹朋友，你卻來打禪機！」

李不俗說：「這樣吧！昨天聽妳一席言，我頓悟今是昨非。我得到一個左道消息，就在上次我帶妳去的那個風火洞中，現在有人正在開小會。老實說，我是騎牆派，誰是誰非我不管，如果你們有興趣，我倒可以帶路。」

胡灼說：「管別人開會做什麼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這個會與妳可能無關，卻與紅教的盛會大有干係。」

胡灼說：「那我們趕快通知尊者。」

李不俗搖搖頭說：「不好，我說過這只是左道消息。」

胡灼對文祥說：「那我們去看看再說。」文祥是無可無不可，便點頭同意。胡灼又對李不俗說：「阿彌陀佛！總算你回頭是岸了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未必！我有時剛剛明心見性，馬上又拿起屠刀了。」

三人便離開咖啡廳，走出酒店，乘磁浮梭到了市區外緣。那裡有一個公園，此時遊人不多，李不俗領著二人繞來轉去，小心地躲開閒人，最後走到一個不起眼的亂石堆前，停了下來。四顧無人，李不俗悄聲地對二人說：「待會千萬不要出聲，只要悄悄地跟著我，保證沒事。在洞中行走千萬要小心，這些石塊沒有經過磨損，非常尖銳。」

說罷，他便側身從一塊突石邊繞了進去，二人也緊跟著進入山洞。

這風火洞是個地下洞窟，與地球上的地洞大不相同。地球洞窟多半是在地層變革下，一些生物屍體沉積後，其碳酸鹽形成的石灰質夾雜在地層當中。再經過雨水滲透，將其中水溶性的碳酸鹽溶解，流入地下水道，最後形成深長的洞窟。這種洞穴多半嘔竇嵌空，乳柱交絡，常有蟲叢藏匿其間。

火星上沒有石灰岩，也沒有長時期的侵蝕及風化作用。因此這裡的洞窟都是火星溫度降低時，由於星球重力不大，氣體逃逸的速度快，岩漿迅速冷卻所形成。在岩漿瞬間凝固時，岩塊之間遂留下崩裂的縫隙，風火洞便是由這種連續間隙迴環疊構而成。

甫由光明進入黑暗，眾人眼前一團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想不到文祥右腕那串佛珠，卻漸漸發出淡淡紅光，照得三尺之內凹凸分明。李不俗見了，大為欣羨。

李不俗駕輕就熟，在那些嵌裂透漏的縫隙中鑽來轉去。由於洞隙不僅多，而且交錯間雜，看上去都是一個樣子。沒轉上幾次，胡灼與文祥就失去了方向感。

由於洞內戶竇環轉，沒有軒曠之處，共鳴聲不大。加上風聲尖銳，不時由石隙中呼嘯而過。三人腳步聲雖沙沙不絕，倒是與環境融而為一。

胡灼最怕密閉空間，三人愈是深入，她心中愈是緊張。到後來，她終於忍不住了，往前抓住李不俗的手，輕聲說：「還有多遠？」

李不俗大驚，回身一把掩住胡灼的嘴巴，一面仔細聆聽，還好沒有什麼動靜。這才放手，慎重地對胡灼搖搖頭，並抓起她的手，放在她的嘴巴上。

又走了幾個轉折，漸漸聽到嗡嗡的人聲。再走一會，在縫隙窳漏中，竟有絲絲晃動不停的光影投了過來。

李不俗掩在一塊大石後面，前面傳來的人聲已經非常清晰。文祥與胡灼跟過去探頭一看，前面是個圓聳明豁、可容二三十人的空穴，顯然經過人力開鑿，中間一片甚是平坦。約有二十多個人圍坐在地，四週豎著二十餘支篝火。那火把很像舊時的煤氣燈，火焰略帶青色，向上急噴而出，看上去溫度極高。

正在說話的是一個白種女子，她金黃的長髮垂肩，眉目清秀，看上去約有二十來歲。她的神態極為堅定，說話時常用手拂開散落的秀髮。只聽她說：「成敗當然不是重點，但是摩爾那批人怎麼辦？」

坐在她右側的是一個中年白種人，他也是一頭金色長髮，一身太空勁裝，他說：「珍妮！別管摩爾了，他們有他們的計劃，我們有我們的方法。」

珍妮說：「沒有摩爾的混碼器，我們的方法絕不可行！」

哈瑞笑著說：「貝西！妳告訴她！」

在圓圈的另一邊，貝西斜躺在一個壯漢懷中，懶洋洋地說：「唉呀！哈瑞，這有什麼好說的？你又不是不瞭解珍妮！她只想著摩爾那玩意！」

珍妮一聽大怒，手一抬，一點黃光直撲貝西而去。

那壯漢不慌不忙，兩隻手指一挾，一粒黃色彈珠在他掌心上溜溜地轉。他一面把玩，一面輕蔑地說：「珍妮，不是我說妳，憑這種玩意，也想和當局作對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那彈珠突然爆炸，一股刺鼻欲嘔的臭氣，立時向四方激射。壯漢首當其衝，懷中的貝西也避之不及，二人連翻帶滾地躲開，一時又吐又嘔。鄰座諸人盡遭波及，頓時亂成一團。

珍妮笑得打跌，連呼：「狗屎！狗屎！」

壯漢罵道：「婊子養的！」

珍妮說：「這只是給你們一個警告，等中了香彈，你們連叫饒都來不及了！」

壯漢還在叫罵，總算那貝西識相，捂住鼻子，一把將他拉到洞外去了。這時洞內臭氣瀰漫，人人掩鼻不迭。哈瑞皺著眉頭，歎氣說：「也難怪別人瞧我們不起，除了自己臭自己，我們還能做什麼？」

珍妮說：「都是貝西！她憑什麼罵我？」

「有人敢罵妳嗎？算了吧！我們解散算了！」

「解散就解散！嚇倒誰了？」

珍妮站起身來，回頭拿起火炬就往洞口走去，哈瑞和其他幾個人，也無精打采地站了起來。

這時，一個面目白淨，鷹鼻鵝眼的小個子，坐在地上大聲說：「我們果真又被摩爾說中了，烏合之眾就是烏合之眾！每開一次會，就吵一次架！不成氣候到這個地步，還想成大事？我看還是回去做小偷算了！」

哈瑞忿忿地說：「尼克，你在說誰？」

尼克說：「說誰有什麼關係呢？問題在我講得對不對？」

珍妮已經走到半路，聽了這話又回過頭來，平靜地說：「尼克，你說我們烏合之眾是對的！說我們每開一次會就吵一架那就錯了，我們是隨時在吵，天天在吵，誰也不服誰！要說我們不成氣候，不妨等著瞧！至於小偷嘛，你自己去做吧！」

尼克說：「唉，只可惜最後一次機會就這樣浪費了，可惜呀可惜！」

珍妮說：「不要危言聳聽好不好？都長生不老了，最後一次多得不得了！」

尼克問：「妳是真不知道，還是裝著不知道？」

珍妮詫異地說：「難道你還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事？」

尼克說：「妳真不知道河圖洛書再度問世？」

珍妮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又怎樣？」

尼克說：「又怎樣？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！」

珍妮哼了一聲，說：「憑那些小道消息？你也太蠢了！」

尼克大叫：「小道消息？算了吧，妳們回去做夢吧！我們另起爐灶！」

哈瑞急問道：「河圖洛書怎麼又扯上最後一次機會的？」

尼克說：「據說在公元前二千九百五十年，也就是距今整整五千年前，在中國的洛水，有龍馬馱書而出。後人根據這本書裡的符號，設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書易經，這本出自洛水的書又稱河圖洛書。」

哈瑞笑了，說：「不錯，這些話珍妮早告訴我們了，誰都知道河圖洛書不過是十進位的矩陣對稱列表，又怎樣呢？你相信這些廢話？」

尼克不慌不忙地說：「那麼你一定也聽說過，當今的智慧電腦，是根據《易經》的結構設計的！」

哈瑞說：「你是說，照五千年前的那個河圖洛書設計的？」

尼克說：「這我就知道了，但是姜森先生跟我說，目前的智慧電腦有個非常重大的缺點，就是判斷力不足。他研究不二老人

遺留下來的文件，發現那老頭原來是有意這樣做的，很可能是不讓電腦有判斷力！」

哈瑞說：「你越說我越不懂，這又與那張圖有什麼關係？」

尼克說：「道理很簡單，姜森相信不二老人已經把判斷模組設計完成，而且就在電腦中樞裡邊，只要一組密碼，就可以開啟判斷的功能！」

哈瑞也猜到了，緊張地問道：「姜森說這個圖就是密碼？」

尼克說：「姜森說，不二老人很神秘，和牛頓一樣，相信宿命、重視象數。因此河圖洛書可能只是個象徵，當它再度出世時，表示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臨。以他的判斷，很可能就是開啟判斷功能的訊號，電腦如果得到了，把預設的程式打開，就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，到那時……」

珍妮插口說：「這只是他的臆測，你怎麼隨便就相信了？」

尼克說：「妳記得摩爾上次說的話吧？他已經知道為什麼電腦判斷力不足，目前只是不想去碰那組密碼而已。」

這一席話聽得人人動容，他們大部分是高級科學家，擁有各種專業技術。他們相當清楚智慧電腦的缺點在哪裡，正因如此，他們才不服氣，認為人類竟然甘願受那沒有判斷力的「智慧」電腦箝制，簡直是不能忍受的恥辱。尤其是摩爾曾經當他們的面，證明了電腦很容易受騙，更堅定了他們的決心。

在理論上，給智慧電腦裝一個判斷模組，應該不是難事，連小貓小狗都有判斷力，為什麼智慧電腦會沒有呢？尼克說的不錯，電腦一旦有了判斷力，不論是高是低，對人類的未來而言，都將是墜入深淵，再無翻身的機會了。

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，慢慢地地走回原位，又圍成一圈。只有珍妮，猶自抱著火把，站在那裡垂首沉思，看樣子是陷入了長考。

洞內靜悄悄地，除了眾人的呼吸聲，就剩下石縫中傳來的嘶嘶風聲。

過了很久，珍妮才抬起頭來，對一個短髮青年說：「若伯森！你快去請三位長老來！快！」那青年聽了，拔腳就跑。珍妮大喝道：「慢慢走，放自然一點！」

若伯森好像省悟過來了，調整了一下呼吸，慢步走出洞外。

珍妮也回到座位上，對眾人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一直不相信我們能有什麼作用，每次來開會，總懷著一點期望。但是，一次一次只看到我們的無能、自私、愚昧、輕狂，所以今天我不要三位長老來參加。」

貝西說：「珍妮姐既然對我們沒有信心，現在為什麼又要冒這個風險呢？」

珍妮一聽貝西改稱她「姐」了，也報以善意的微笑，說：「其實我們一點風險都沒有，這種秘密結社不過是一種促進人性團結的行為。」

貝西不解：「妳是說，我們這樣做電腦不管，還是不知道？」

珍妮說：「電腦怎麼可能不知道？我們是在利用電腦所缺乏的判斷力，只要我們的行為沒有觸犯它認定的有害範疇，那就一點危險都沒有！」

哈瑞說：「妳怎麼知道觸犯了沒有呢？」

珍妮說：「這太容易了，電腦的模式是固定的，只要它認定有害，就一定會處置。只是所謂的處置，除了重刑犯送到金星監獄外，其他都不足道也。我們曾仔細地觀察記錄，把它的處理模式詳細整理分類，作成我們的『行動手冊』。」

哈瑞終於懂了：「萬一電腦有了判斷力呢？」

珍妮說：「我們只好永生做夢去了！」

尼克激動地說：「姜森就是這樣說的！他還說不論這個傳言是真是假，但絕對是我們最後一次，而且唯一的一次機會！」

貝西說：「什麼機會？難道憑我們這幾塊料，就能推翻電腦王國？」

珍妮說：「這是我的錯，我沒有告訴你們。我們的目標不是推翻電腦，而是要阻止這個河圖的出現，或者毀掉它！」

「好哇！這才好玩！」有幾個人聽了，興奮地大叫。

珍妮正色說：「這正是我所擔心的，如果大家存著好玩的心理，還能成事嗎？」

尼克說：「這點我的看法不同，假如把這件事當做尋寶，大家一定都有興趣，一定會更投入，成功率必然更高。」

珍妮還要開口，就聽得若伯森在外頭喊道：「長老到！」

大家一聽，立刻都站了起來。珍妮首先鼓掌，一時洞內掌聲如雷。

在若伯森之後，有三位老者魚貫進入，為首的一位已有七八十歲，白髮白鬚，兩眼炯炯，不嚴而威。一身白色連帽罩袍，除了面龐外，全身都遮掩在罩袍下。另一位身著黑袍，黑髮黑鬚，跟在白袍長老左後方。還有一位褐髮褐鬚褐袍，跟在右後方。三人的位置恰成一正三角形，步伐整齊一致。他們最引人注目的地方，是胸前各掛著一個純金鑲紅寶石的十字架，起碼有三十公分高、五六公斤重。

白衣長老一進來，略一環視，待掌聲停止後，扯起尖銳的嗓門，問道：「今天到底有幾個人參加會議？」

珍妮忙說：「一共是三十四人！」

白衣長老厲聲說：「不對！是三十七人！」

珍妮解釋說：「連長老在內才是三十七人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連我們就是四十人了！」

哈瑞立刻四下張望，說：「那一定有外人混進來了！快找！」

白衣長老一擺手，說：「不必找，我保證他們不出三分鐘，就會自動前來報到。」接著，三位長老保持三角形位置，各自舉起十字架，放在嘴上吻了一吻，然後向天拱禮。其餘諸人都垂手肅立，直到長老們在珍妮身邊坐定了，大夥才一一坐下。

白衣長老對尼克說：「姜森可好？」

尼克起立欠身說：「謝謝長老，姜森要我代為致敬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不客氣。你結婚沒有？」

尼克說：「結婚十年了，只是沒有孩子。」

白衣長老歎口氣說：「豈止是你！所以我一再說，電腦就是魔鬼！放心，上帝只是考驗我們，大家要有信心。」

眾人異口同聲說：「阿門！」

三位長老一出現，李不俗心裡就開始打鼓，他早聽說過這三個老人非常厲害。及至長老猜出他們在場，還說三分鐘之內一定會現身，他就不妙了。

他正在尋思對策，胡灼忽然覺得全身發癢，用手一摸，竟是一些蠕動不已的小蟲。胡灼嚇得花容失色，張口就要大叫，李不俗正打算叫二人趕快離開，回頭一看胡灼神情怪異，連忙伸出手去，一把將她的嘴巴掩住。

不掩還好，他手一伸出來，李不俗才發現自己手上爬滿了蜈蚣，身上也開始發癢，彷彿千百萬隻蜈蚣附身，不停地各處鑽來鑽去。火星上怎麼會有這些昆蟲呢？胡灼與李不俗明知這只是幻境，但是那種萬腳鑽身的感覺，卻是如假包換。

文祥見胡李二人神色緊張驚惶，接著又是手忙腳亂，不知道他們出了什麼事。他直覺地用指語問文娃：「他們兩個怎麼了？」

不料文娃卻回答道：「我叫文娃，除了語言應用功能，我的通訊系統全部失效，請檢查附近的環境，或者把我送到維修站。」

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，怎麼回事呢？文祥一時也慌了手腳。

李不俗見情勢不妙，忙向胡灼打個手勢，準備溜之大吉。才一跨腳，竟然踩在一塊搖搖欲墜的懸石上。李不俗一驚，心理承受不住，大叫一聲，轉身便往前面跑去。他這一跑，胡灼也忍不住大哭大叫，跟著跑了出來。

文祥眼見二人有如飛蛾撲火，自己不能一走了之，只好也跟著現身。

等到二人跑到團團圍坐的人群前面，在火炬光照下一看，哪裡有什麼蜈蚣？李不俗只好硬著頭皮說：「各位，對不起，我們迷路了，請問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白衣長老一眼看到文祥右腕的念珠，點頭說：「嗯，原來有恃無恐！」他瞧著文祥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文祥照實回答了。

白衣長老又問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文祥不是機警的人，本來就不善說謊，心想倒不如實話實說，大不了也只是個生死的問題。他不慌不忙地說：「聽說你們在這裡開會，我們特別來看看熱鬧。」

白衣長老瞄了左邊的珍妮一眼，又對文祥說：「原來你們想來就來！這麼簡單！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不！不簡單，山洞裡很難走。」

白衣長老和顏悅色地問：「你聽到了什麼？能不能告訴我？」

文祥覺得老者和藹可親，他本來就沒有機心，再說想瞞也瞞不過，便說：「先是看他們吵架、打架，後來他們決定散會。偏偏有人說，什麼河圖出現了，那位不二老人沒有把判斷能力給電腦，而這個河圖卻可以。所以他們打算把圖毀掉，然後你們就來了。我不懂的是，如果電腦有了判斷力，那應該是好事呀，為什麼你們反而不高興呢？」

白衣長老一邊聽，一邊搖頭晃腦，就像老爺爺津津有味的聽著小孫子講故事般。

等文祥說完了，長老卻一言不發，只是上下打量著文祥。

一旁的哈瑞卻忍不住了，聲色俱厲地說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居然敢來打聽我們的機密，亞歷山大！還不把他抓起來？」

珍妮冷冷地說：「哈瑞！長老在座，有你發號司令的餘地嗎？」

哈瑞一聽，連忙站起來，向白衣長老低首道歉說：「請長老原諒。」

白衣長老好像沒有聽到哈瑞說話，繼續對文祥說：「你認為電腦有了判斷能力，對我們人類是件好事，是吧？你能不能告訴我，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因為人的判斷力不夠，電腦可以幫助人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嗯，這樣人更要依賴電腦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至少，人不會做些傻事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好極了，人就變得聰明了。」

文祥覺得剛剛說得不對：「人雖然不見得會變聰明，但總有機會學習。」

白衣長老又順著他說：「是的，人變得好學了。」

文祥覺得還是不對：「當然不是，我是說當電腦有正確的判斷力後，至少，人就有所依循，進而見賢思齊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假若電腦判斷得不正確呢？」

文祥指指尼克，說：「聽那位先生說，智慧電腦是不二老人用易經結構設計的。我最近才知道，易經能判斷未來，既然能判斷未來，想來就不會錯了！」

白衣長老又問：「你敢說易經一定正確嗎？」

文祥想了想，說：「我不懂易經，但是宇宙如果沒有規律，科學就不能成立，那怎麼會有今天的成就呢？如果有規律，人當然有可能知道。」

白衣長老笑說：「假定易經就是宇宙的規律，好吧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假定不二老人懂易經吧，那麼應該知道所有的事！」

「對！」

「當然也包括我們今天討論的事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如果知道了，就沒有必要考驗誰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如果不二老人知道，他早就可以決定給不給電腦判斷力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但是，他卻沒有給。」

「對！」

「他為什麼不給呢？」

文祥老實地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是不是他喜歡開玩笑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應該不至於。」

「怕我們沒事幹？讓大家來找什麼圖，什麼書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告訴你！」白衣長老緩緩地環顧了全場一週，對眾人說：「因為你們笨得無可救藥，所以我才藉著跟他對話，來告訴你們這件事的真相！表面上，你們來此是為了挽救人類的前途。實際上你知我知，大多數人是做夢做得煩了，膩了，想換個環境，就是叫你們去挑糞，也會有人願意！」

這句話說到各人心坎裡了，可是有幾個人真正聽懂了呢？就算懂，誰又願意承認呢？每個人都準備了無數個面具，總想把最好的一面顯示給別人看。只要有人提得出冠冕堂皇的理由，馬上就有人掛起光鮮照人的面具！

這些人其實只是起哄的放大器，小事可以放大，大事可以弄到不可收拾。偏偏從事這種工作，最需要的就是這種人。白衣長老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跟他們講道理，他們可以倒背如流，但是誰都不會瞭解那個道理究竟是什麼。反而是這樣簡單地一問一答，什麼道理都不必說，反而能讓這些人瞭解。

這三位老人是「人類自覺會」中，一個叫做「黃道組織會」的長老，他們以黃道十二星座命名。這三位是主事的長老，其中白衣老者為天秤長老，黑衣老者是天蠍長老，而褐衣者是巨蟹長老。

在本世紀初，天秤和天蠍長老曾合組了一家電腦遊戲軟體公司，兩人共同設計了一個名叫「黃道星際爭奪戰」的遊戲軟體。結果銷售量驚人，兩年之內賣了一億多套。很多人把個中的劇情當作真實的人生，尤其是西方人，他們懷抱著過去的優越感，嚮往那黃道十二長老，高舉著巨大的金十字架，在浩瀚的星際中，誅殺異教徒的盛況。

久而久之，在群眾的歡呼聲中，這兩個軟體工程師，就像當年「蝙蝠俠」、「超人」等，從漫畫故事的主角搖身一變，成為電影經典人物一樣，也真心相信他們就是人類的救星，是時代的「新十字軍」。他們開始介入一些社運活動，變成了電腦的反對者。

他們以基督教教義為出發點，認為電腦褻瀆了上帝，視電腦當局為羅馬帝國的再版，而他們正是受難者。在其理論中，基於原罪，人類本已無可救藥，但是上帝仍充滿愛心，繼續考驗人類，讓其子民等待最後審判的到來。

天秤長老面對這些信徒，心中餘火難平：「這麼簡單的遊戲，你們還是搞不清楚！不二老人正是魔鬼，電腦就是魔鬼的王國。哪裡有什麼易經結構？要談預言，聖經裡說得再清楚不過，最後的審判是在『核武浩劫』之下。不錯，第一個千禧過去了，第二個也過去了，最後的審判還沒有到來！但時間是個變數，決定於我們的罪孽。人類實在太荒唐淫亂了，上帝有意讓我們多受點罪！把時間不斷地往後延！」

「智慧電腦、判斷模組、不二老人等等，只是羅馬競技場中的獅子、老虎、豹子！也就是軟體裡頭設計的一些視訊符號，是你們要攻擊的對象！懂不懂？是攻擊的對象！誰把他們打倒了，誰就得分了！問題在我們的信心！我們對天國的信心！我們對贖罪的信心！我問你們，你們是不是有足夠的信心，去爭取最高的分數？去接受最終的審判？去追求真正的永生？」

天秤長老的聲音越來越大，音調越來越激昂，信眾聽得如痴如狂，激動得顫抖流淚，一個個不由自主地起身跳著搖著，口中不斷地呼叫：「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」

「老實告訴你們，什麼河圖洛書，都是我們編造的！談起寫程式，我們十二位長老，哪一位不是響叮噠的高手？不二老人算什麼東西！他寫的程式、寫的書沒有一個賣錢！但是，上帝告訴我了，它就是羅馬帝國的象徵。我們的責任，就是摧毀它！毀滅了它，彌賽亞才會出現，神的國度降臨！」

天秤長老講完了，三位長老突然起立，天秤長老大聲喊：「快快告訴我！你們有沒有信心？」

大家忘情地狂呼：「有！」

「你們要不要救贖？」

「要！要！」

「你們願不願為主獻身？」

「願意！」

「你們能不能打倒魔鬼？」

「能！」

「你們是不是彌賽亞？」

「是！」

等到大家都自認是先知時，各人的情緒飄到了頂點，洞內一片瘋狂。只有文祥等三個人在一旁驚懼得不知所措。

三位長老高聲唱起了聖詩，一時在座各人，有的痛哭失聲，有的手舞足蹈，像一鍋騰騰的沸水，一瞬間把所有能量都解放出來了。每個人扭曲掙扎的臉上，混和著極度的歡樂與痛苦，人人渴望著從自己的軀殼中逃出來。

這個洞窟不大，幾十個人在中間唱、跳、哭、叫，幾十個高及洞頂的黑影，繞著凹凸不平的四壁飛舞。再加上青濛濛的火光，照射在五顏六色的鬚髮、衣物上，炫化出奇異的幻彩，顯得無比的詭譎。

「停！」

驟然一聲斷喝，像是晴空霹靂，這下子人人受驚，立刻停在原地。

「回坐！」天秤長老神態威嚴，指揮若定：「現在我們要討論行動綱領，把這三個人帶出去刪除掉！他們知道太多了！」

一個男子立刻站了起來，恭敬地對長老們行了禮，回頭點了六個年輕力壯的男子，走到文祥三人身後，不由分說，兩個夾一個，往外就走。

「人怎麼刪除？」文祥聽得莫名其妙。

「你們不能殺人！電腦當局不允許的！」李不俗抗聲道。

「哈哈！你也太小瞧我們了，在我們的勢力範圍內，電磁波全部被隔絕了！不信你可以試試看，除了它內建的語言模組，電腦只是個廢物！」天秤長老叱道。

「我們都是神的子民，你隨意殺人，上帝會處罰你！」李不俗大叫著。

「很好！看誰先被處罰吧！」

那六個人緊緊箍住三人的手臂，連拖帶拉，轉進了一個較小的洞穴。領頭的一個用力推開了一塊巨石，原來下面有個深不可測的地穴。那頭頭說：「放心，我們不會殺人的，刪除只是把你們丟到垃圾箱裡。這下面是一個無底地洞，沒有人知道有多深，也沒有人知道通到哪裡。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沒有一個人從裡面出來過。要知道這是件天大的善事，電腦不知道你們掉進去了，只知道你們失蹤了，你們是造福下一代！又有三條新生命可以出生了。」

李不俗還要爭辯，那人不由分說，便將三人一齊推了下去。

那個洞穴窪伏黑隘，三人一起摔落，自然而然互相緊緊抓著。洞窄人擠，這一來，反而卡在石隙之間。三人才下落了數十丈，已在石頭上撞了幾個來回，全身無處不疼痛，幸而誰都沒有鬆手。

在一個轉角，有幾塊突兀的大石橫互，文祥最先撞上其中一塊。接著，胡灼及李不俗相繼落在文祥身上。雖然落勢暫止，但是側下方就是一個很大的空缺，略一轉動，掉將下去，可就是死於非命了。

三人驚魂甫定，相互詢問下，知道彼此都還平安。安靜了半晌，忽聽李不俗說：「你們快看，下面有光。」

「那是我的佛珠，在暗處會發光。」文祥解釋道。

「不是佛珠的光，再往下看，在最深的地方，是金色的光！」李不俗的臉朝下，而文祥的臉朝上，但是兩個人都不敢隨意轉動。胡灼在最上面，只有她還可以想辦法動動，只是她早被撞得暈頭轉向，此刻停了下來，她已經神智不清了。

李不俗捏了捏胡灼的手，問道：「妳還好吧？」

胡灼勉力鎮定一下自己，說：「還好，我的右腳剛好插在一個石縫中間，我動也不敢動，你們下面情況怎樣？」

「不怎樣，妳能不能看看下面，我看到一條金光。」

胡灼聽了，小心翼翼地翻過身來，她一眼就看到一片金光，不禁大喜，說：「不是一條，是一片，可能下面有出口！」

三人都興奮起來，開始小小小心心、慢慢地挪動身體位置，那塊巨石雖大，但是駕空透隙，只有一角伸在外邊。文祥乾脆反手抱緊巨石的邊角，用身體支持李不俗，讓胡灼在上面調整到最安全的位置。偏偏地方太小，任何一個人稍一轉動，都會影響重心。好幾次幾乎要摔下去了，三個人的驚叫聲此起彼落，嚇得渾身是汗。

胡灼好不容易穩住了身子，雙手扶著尖銳的石條，雙腿則跪在李不俗身上，伸頭向下一看，不禁叫苦：「不好，的確是片金光，只是看下去大概有幾十丈深，而且四壁光溜溜的，沒有一點著力處！」

李不俗還不相信，掙扎著伸頭看了一看，也說：「完了，胡灼，妳看往上行嗎？」

「不可能，先別說這四壁無法著力，再說這幾十丈高怎麼爬？我可沒有這個力氣！爬上去還不是落在他們手中？我看還是向下，好歹有點希望！」

「有什麼希望？」

「那不是金光嗎？我沒看錯吧？」

「沒錯，絕對是金光！」

「普天之下，你在什麼地方見過金光？」

「是呀！」李不俗愈想愈奇：「我這一輩子從沒見過，而且理論上不可能。當我們見到金光時，一定是黃色金屬物體的反光，但是下面這個金光，卻看不到反光的物質！」

「所以，對我而言，只有兩種解釋。」胡灼想了一會，作出結論：「要麼就是幻影，那表示我是身在夢中；要不就是尊者在下面接引我們。」

「如果舉行公民投票，我認為妳在做夢！」李不俗說。

「管他呢！反正不是生就是死，你們兩位是不是在夢中我不知道，這樣生不如死，沒有別的選擇了，我先下去罷。或許你們體力還夠，如果我跳下去摔死了，你們再試試往上爬的滋味！閒話就不多說了，拖得越久，壓在下面的人機會就越少！」

「妳不能走！我還有話跟妳說！」

「傻小子！如果我們就要死了，講的不全都是廢話嗎？」

「就算廢話我也要講！」

「唉！有什麼用？你一輩子都在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！」

「再給我一次機會吧！」

「好吧！機會只此一次！跳吧！」胡灼說畢便縱身跳下。

李不俗感覺背上的壓力減輕了，他趕忙伸手，胡灼早下墜了好幾丈，他急得大叫：「胡灼！胡灼！」只聽得「撲」的一聲悶響，下面就沒有動靜了。李不俗再也忍不住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胡灼這一離開，的確讓文祥身上減輕了不少重量。他蠕動著身體，肋骨已經失去了知覺，全身更是疼痛不已。他也看出往上是絕無生路，而向下則只有步上胡灼的後塵，但僵在這裡更是莫名其妙，不過等死罷了。

死有什麼可怕呢？以往雖然自認將生死置之度外，但打心底都不大相信自己真的會死，在電腦的庇護下，死亡只是兩個字而已。若真不怕死，那就效法胡灼，跳吧！

想是一回事，說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。文祥雖然下了決心，兩隻腿卻不聽使喚。他身上還有一個人，是那個哭得不成人形的李不俗。

文祥搖搖李不俗，大聲說：「你自己站好，最好把腳放到我的身體下面，我也要跳了！」

「不能跳！不能跳！穩死無疑！別發神經！」

「那你在這裡長生不死吧，我要跳了！」文祥嘴裡說著，不過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決心而已。這一剎那，他心中似有若無地閃過很多念頭。他自己都奇怪，第一個進入腦海的，竟是衣紅！為什麼不是小倩了？衣紅說：「八月八日八時，你會來吧？」

文祥挪動了一下腰部，李不俗的雙腳不穩，猛滑下去踩在石頭尖上。只聽李不俗大叫：「你發瘋啦！我詛咒你！」

文祥這時已失去了平衡，從巨石的邊角滑過，一個翻滾便直直下落。眼前的金光越來越強，他想起有些文件上說，臨死之際，會經過一個黑漆漆的甬道，最後通向無比的光明。是的，自己死定了，衣紅，八月八日八時我不能來了，妳會不會怪我？其實，八月八日以後呢？我也曾和小倩難分難捨，如今卻連想都不想了。

文祥覺得耳旁生風，身體快速地下降，死亡有什麼可怕呢？他乾脆兩眼一閉，過往的種種，就像走馬燈一樣，一一浮現眼前。

等到他睜眼一看，面前站著兩個人，一個是胡灼，另外一個是協巴多杰——紅衣教主的第九位護法尊者。

協巴多杰笑著說：「施主一靈不昧，難得！難得！」又回頭對胡灼道：「貧僧這就去拜訪那位尊友，看樣子他是不會自己來的了。」

說罷，協巴多杰放出一道金光，條地光盡人去。

胡灼說：「尊者是在考驗我們，只可惜不俗就是太俗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連電腦通訊都失靈了，尊者怎麼知道的呢？」

胡灼說：「你手上那串念珠呀！尊者說這串念珠正是為了輔助電腦的不足而設計的。他們早知道這些人能隔離頻率高的電磁波，念珠是用低頻無線電波傳輸的。」

文祥活動了一下身體，發覺已恢復正常。生與死對他本來就沒有什麼，經過這次考驗，他知道自己及格了。

協巴多杰尊者把李不俗救了下來，李不俗這次可真橫了心，兩腳一踏平地，他就五體投地，叩頭不止，說什麼也要拜尊者為師。

協巴多杰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拜我為師呢？是不是因為我有神通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弟子不求神通，只求真理。」

「真理本在世間，求我何益？」

「因為師父代表真理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代表真理呢？」

李不俗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因為師父有神通。」

「你怎麼證明這是神通，不是幻術呢？」

「因為我獲救了呀！」

「你獲救了？難道你有過什麼危險？」

「是呀！我剛才和他們在……」李不俗一看四週，自己睡在床上，哪裡有什麼胡灼、文祥的？只有半空中立著一位菩薩。真的是在做夢！他懷疑地看看身上，是穿著睡衣，再檢查兩手，一點傷痕也沒有。再看看半空中，哪裡有菩薩？不過是天花板上的影子！想想剛才那一幕，他糊塗了，翻過身去，又進入夢鄉了。